随笔

夏夜听书

周大新

少时，夏夜里最有趣的事儿，莫过于听大鼓书。农人们收完麦种罢秋之后，夜晚天热一时睡不着，便要请附近的鼓书艺人来说段书热闹。说书人一来，大伙拿把蒲扇拎个小凳往月亮下一坐，静听说书人说一段或喜或悲的古时故事，也算一桩享受。

在我们那一带村子中，最有名的大鼓书艺人要数秀成。秀成姓冯，那时有四十来岁，口才极好，鼓的敲法也与寻常艺人不同，逢他来说书，村中很少有人不去听的。

村中夏夜说书通常都在老碾盘旁的大空场上，那个长满葛麻草的空场足够坐几百人。哪天晚上秀成要来说书，一般都有前兆，这前兆就是村上有人拎一个口袋，挨家挨户收苞谷。每家人不管人口多少，一律用吃饭的碗舀一碗苞谷粒出来倒进那个口袋，这收起来的苞谷是给秀成的酬劳。村上不管平日多么抠门的人家，舀这碗苞谷时都很痛快，因为这碗苞谷立马就会换回一阵享受哩。

我们这些孩子，一见有人收苞谷，就知道晚上秀成要来说书了，于是就催娘早做晚饭，而且在天还不黑时就搬了家中的凳子去老碾盘前占位置，那位置当然是离秀成放鼓的地方越近越好。我那年月去占位置时，除了搬凳子之外，还总要抱一领苇席铺在凳子前的草地上。我爱坐在苇席上听书，听累了的时候，就把头枕在娘的腿上或半倚在娘的身上听。占罢位置之后，我们就奔回去急急地吃晚饭。唯有这些晚上，各家的大人不需喊孩子回家吃饭，因为都已早早地围在了锅台前。呼噜噜吞完娘给盛上的面条或稀粥，手上捏个馍就又往老碾盘前跑。

先到的全是我们这些孩子。大伙互相品评着谁占的位置好，也有人学秀成的腔调说上几句，惹得大家一齐疯笑。大人们这时也打着饱嗝三三两两地来了，一阵“吃了没？”“吃了！”的寒暄过后，就各各在自家孩子所占的位置上坐下。有些光棍汉没人给占位置，他们就拎着小凳往前挤，于是就引来抗议，可他们照样嘻皮笑脸地往空隙里插，有的还朝按辈数可以开玩笑的女人身上捏一把，引来一阵笑骂。

当人们黑压压坐齐时，秀成便由村干部们陪着向空场上走来。秀成抱着他那面圆鼓，其余的鼓架、鼓槌、书桌、茶壶、椅子，则由村干部们拿着。这时人们都静下来，默看秀成摆放他的说书家什。一待摆放齐毕，秀成喝一口水，清一下嗓子，啪地用惊堂木在小桌上一拍，双手抱拳四下里一揖说道：列位听官，今夜里由不才秀成为诸位说个段子解解闷儿，说得好不求鼓掌，说得坏则求宽谅，今晚书说瓦岗寨——他说到这儿拉一个长腔，接着就操起鼓槌敲了起来。人们就在这鼓声中惬意地倾起了耳朵；有时，月亮也在鼓声中探出头来，看这一场子聚精会神的听客。

秀成说的鼓书内容大致可分两类，一类是武打的，如“赤壁大战”“杨家将”“林冲上山”等；一类是言情的，如“西厢记”“樊梨花”“守寒窑”“闹洞房”等。这两类我都爱听。他所说的许多故事和人物都深深印在了我的脑子里，至今我还能背出他形容一个侠士腾空飞檐情状的词语：只见他两膀一耸，双脚一拧，使一个聚气吹灯、旱地拔葱的姿势，只听嗖的一声，如蝙蝠过耳、燕子掠空，刷一下站在了房脊上……秀成用他那张巧嘴和那柄鼓槌，把我带进了一个又一个神奇的故事中。我常常忘了月亮，忘了星星，忘了夜风，完全沉浸在他所渲染的砍杀搏斗里，沉浸在他所讲述的悲欢离合中。当然，有时实在是困极了，我会在不知不觉中睡熟到席子上，让娘在散场时摇摇晃晃地抱回家里。如果是这样，第二天，我就一定要找大人问明我没听上的那一段书，以让故事完整起来。

这样的夏夜已经过去许久了。今天，我不知道那位叫秀成的鼓书艺人是不是还活着，我多想让他知道，是他说的那些鼓书，对我做了最初的文学启蒙。那些响着秀成的鼓声的夏夜，和乡下人渴求精神享受的情景，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……

品鉴

读 画

子 游

我眼中的吕三更关注普通人，任何题材在他笔下都可入画。许多年来，他随时随地在记录，随时随地在思考，他新近创作的《菜谱系列》，早已被好事者关注。

已过知天命的吕三，玩味笔墨纸砚时其形色、立意、感受、描绘，已非一朝一夕所能的松脱和颇具幽默的画感，这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。吕三的每一天都是新鲜的，也是愉快的。比如读他的画作《阿尔的夏天》，这是通过网络信息收取的题材，他见友人发鸢尾花，跋文写道：“为之一亮，想起文森特先生”，见此花突然想到梵·高。作品粗放率真，花朵虽艳却气韵不俗，加上一只黄蝴蝶，使画面丰富，给人一种生机盎然之感。作品《安康》这一类画法，取自生活场景，这里的味道和构思自然受到齐白石先生的影响。咸鸭蛋、枇杷、包子、粽子，则从侧面证明了吕三是个“酷”字当头的吃货。

吕三在有关衣食住行的题材上下足了功夫。比如《一日三餐》上下的布置和营造，看上去像是摆宴席，可这种色香味的画，是生活里的滋味所体现的一种质感。与此相合的还有《桃实》《生日快乐》《慢滋味》这些画作，体现时代发生的现状。吕三的许多作品中表达出一种高度的关注，是一种自我心声的表达，其作品《一生一世》《不畏浮云遮望眼》《老子语》《受伤的狗》《我爱我家》等同样具有现实意义。许多时候，吕三的画面常常是触景生情，以情起性，有意为之。比如，景色中的山和水，与城市，与树木跟画的关系，或许只是某一处小景。其作品《沉吟》城墙大门结构，自然状态明显，但人物点景，动物与植物，在画面中的比例小，画面的意味或留白达到的效果看似简洁的小景，却很大象与饱满。另外一件作品《春天里》突出了春的信息，以翠绿、肉色、以及红与墨的融合，画面上的近处与远处，明快的节奏感，强化的透视效果都成为构图的一种方法，以眼中的景色来赋色，以韵注图，以小观大，那田坎与村落之间的关系，尤如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的跋文所愿，写实题材的意向表达，无意转换成一种感观，包括冲水冲色的手法所达到的意外，对此画作味道的提升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。作品《回家》着重在构图上出想法，作者如同飞翔在半空下或某一高处来观察房舍，侧于正的用笔，把被观察的自然写在了纸上，有虚有实，有浓有淡，包括屋檐下的小鸟，使得整个画面的自然比例真实直观。还有就是作品《山居读书》《夏山雨余》的满纸构图，浑朴而神秘，与其他几幅画截然区分开来。

连载

人物

■ 希望出版社

81 陈洪金 著

《张桂梅和她的孩子们》节选

应该提倡致力于学生全方位发展的素质教育。对此，张桂梅却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。她清醒地认识到，华坪女高的孩子们，她们的身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贫困、落后、偏僻。她们的家庭有许多是不完整的，存在着重男轻女等愚昧落后思想，还有许多家庭被疾病所困扰。这些女孩一旦失去读书的机会，紧跟而来的就是大概率的早婚、早育，始终无法逃脱贫困、落后、愚昧的怪圈。通过这所学校，把女孩们从祖祖辈辈的老路中解救出来，让她们学到尽可能多的知识，通过高考走向外面无限宽广的世界。无论是在张桂梅的眼里，还是在她们各自的人生中，这都是最直接、最重要、成本最低的人生选择。

在某种程度上，质疑反而让人更加坚定。社会上的各种说法，让张桂梅和她的女孩们更加努力勤奋。华坪女高创造的这一种办学模式，仿佛暗夜中的光，越来越被人们所关注。它的生机勃勃，似乎在预示着，将来的某一天，这种模式会被广泛地复制，成为一些贫困地区教育改革的榜样和示范。

6

在华坪女高的校园里，随处可见马克思主义革命导师的画像、党的教育思想摘录、革命先烈的名言、历史名人的佳句和古典诗词，漫步在校园里，沐浴在浓郁的红色校园文化氛围里，每走一步，都能感受到厚重而庄严的思想熏陶。

张桂梅经常会被人们当面问起：为什么要把学校建设成这样？

这时候，张桂梅总是神情凝重，她说：“我们华坪女高自从创办以来，一直追求的一个目标是解决贫困山区女孩的教育问题，打破低素质女孩成为低素质母亲，低素质母亲再生下低素质女孩的恶性循环。”

■ 山西教育出版社

81 赵树义 著

《折叠的时空》节选

右玉植树造林和荒沙治理最突出的问题，是缺乏科学规划、合理布局，有些项目盲目上马，黄沙洼的失败就是一个深刻教训。但是，黄沙洼的一次失败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不能够很好地总结经验教训，吃一堑，长一智。

庞汉杰一针见血，直击要害，右玉植树造林自此走上科学发展之路。

1958年春天，右派张沁文被下放到右玉，庞汉杰得知他是南京林学院高材生，每次下乡考察，都把他带在身边，遇到植树难题，庞汉杰都会说，这个不是问题，小张你来回答。这话说得多了，“这个不是问题”便成了庞汉杰的口头禅，有人遇见张沁文也会开玩笑说，“小张你来回答”。有人担心庞汉杰与右派走得太近，劝他注意点，庞汉杰不以为然，右派又不是国民党反动派，我们是在利用他所学的知识为人民服务，权当让他戴罪立功好了。

庞汉杰工作上信任张沁文，生活上关心张沁文，知道“阿拉上海人”吃不惯莜面山药蛋，便通过太原的朋友弄来几斤大米，让妻子给张沁文改善生活。张沁文未想到一个“右派”还能享受到如此待遇，从此，他不分白昼黑夜，不分春夏秋冬，硬是凭着一双腿，把右玉的地质地貌、山脉水系、气候特征、自然资源摸了个透，整理出版了《右玉县自然地理》《右玉县流域治理规划》，撰写了论文《揭示改造自然和发展农业生产的客观历程，加速黄土高原的建设》。庞汉杰如获至宝，据此制定了《右玉流域治理根治“五害”五年规划》，提出要“因地制宜，因害设防”，要采取“穿靴，戴帽，扎腰带，贴封条”的方法，从外围到中心，层层治理，逐步设防，科学合理布局，逐年逐步完善。所谓“穿靴”。

纪实